

# 孪生兄弟沉冤昭雪记

原作者 李·哈里斯

译者 许焕隆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此书献给我的母亲，  
她通读了全书

# 神圣的节日变成了邪恶的谋杀

克里斯蒂尼·贝涅特（修道院的朋友们也称她为“克里斯”）刚刚离开修女的神秘世界，便进入了与谋杀和疯狂经常联系着的纽约州极为世俗的土地。

但是，她还来不及开动割草机清除自己花园的杂草，便在小镇的会议上成为焦点人物，因为她自愿去调查一起40年前已有结论的谋杀案。她怀着固有的虔诚和热忱，履行着自己的使命。为了使一对被指控在1950年复活节前的星期五谋杀亲母的双生兄弟——曾是智力超群、现年纪已大的普通公民能够平反昭雪，她上天入地，竭尽全力。

为了尽到罪案解决排头兵的责任，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克里斯蒂尼从公开的家庭纠纷、医学误解及邻里积怨中去发现那在最神圣的日子里干了最邪恶罪行的真正元凶。

（原版内容提要）

“市长先生，我要是你，作为议会成员，就派一个人，也许是你的一位警官，调查出杀塔列夫人的真正凶手，受审判的人不应该是詹姆斯·塔列，也不应是他的双生兄弟。这事发生在很久以前。也许那时有的人象塔列兄弟一样担忧。也许警察仅仅抓住这双不幸的兄弟，使他们成了替罪羊。也许记录中有些事能证明他们没那么干。”

“她为什么不去干这事？”在前排坐着的那个怒气冲冲的男人说，他叫华德·哈利斯。“我们的警察没时间管这事，是她出的主意，让她去干吧。”他转过头来盯了我一眼。

“这怎么办？”市长问。

我吓了一跳。突然处在这种场合，我在为自己的辩解紧张。“我很高兴，”我听见自己说，奇怪谁在我脱口说出后……

# 1

清晨5时，我还是醒了。

15年养成的习惯很难打破，特别是这15年犹如度过了半生。一到5点，我的大脑就开始转动起来，再也睡不着了。我离开修道院已三周，安顿在姑妈麦格的家里，遗嘱一经验证，她的房子就将是我的，但是早上5点仍在起作用。

我翻个身，看一眼表又合上眼，希望睡神施魔法，但是它又失败了。差不多是夏至日，太阳刚刚升起。经过50分钟徒劳无益的努力后，仍然睡不着，我就起床去了浴室。为了不使我看见镜子中的自己，我一进去，就机械地打开了药柜的门。在那些年里，我曾每月看麦格姑妈一次，在我到来前，她已尽心地把仔细剪下的卡纸盖住了镜子，还用胶布粘住。但是，旧的禁律仍然束缚着我，如一大早起来做晨祷，这些祷告我已不再说了。从我离开史蒂文斯那天起，我没照过镜子，尽管只是习惯阻止我这样做。我曾告诉自己说每件事都有自己的时限。

洗漱后，我关上药柜，走出浴室，回到卧室。三周前我一到这，就选这间做卧室，是麦格姑妈曾给我安排的。我愿意住这间，而不是她曾与姑夫威廉同住多年、姑夫死后她独住的那间。那间主卧室比我选的这间大点，但我知道自己不住到那的原因。不是因为姑妈曾住那间并去世才3个月，而是梳妆台那面大镜子。几年前我曾照过一次镜子，

那时真不知羞耻，还反复看自己的脸和身影。一回到史蒂文斯，我就象一位教士忏悔了自己这一违反禁律的行为。

我打开我原来房间的衣柜，又看到里面挂着的那件黄色丝绸裙子，衣架挂在柜门的顶上。我离开女修道院时，不断地乱购买，买衬衫、裤子、裙子和裤子的配件，而且还选了这条裙子，因为我被这裙子的黄色和变化的纹理所陶醉。但我至今也没穿过它。

“丝绸料的太热！”我大声说，并挑出那几件常穿的衣服：一条卡其布裤子和一件野营短袖衫。买回来后，这几件衣服已多次洗熨过了。一双罗纹袜和旅游鞋。这是我全套的装束。我要去做早锻炼了。

我并不热衷于锻炼或保健，但我喜欢早晨散步或慢跑。这是代替我晨祷的最好的事，并使我有了良好的食欲，因为我不是醒来就饿，这么做似乎很明智。路上，我遇到一位差不多和我同龄的女人，她很丰满，随便地走着。

“早上好，”我跟她打着招呼，慢慢走向她。

“哎呀，你是那位新邻居吗？”

“我是，”我的步伐没变，但伸出右手“克里斯蒂尼·贝涅特，叫我克里斯吧。”

她使劲握住我的手，我喜欢这样。“我叫梅丽安尼格洛斯，叫我梅丽，我住在507号。”

我们一前一后地走了一会儿，在街角右转。

“你就是麦格丽特的侄女，就是那个总来看她的修女吗？”

“我是她的侄女，但我不再是修女。”

“我知道了。”

她可能很圆滑，不再问什么，面无表情。

“我离开那儿没什么可保密的。”我主动说。“大约一年前就定下来了，4月我的请求得到批准，我又在那呆到这个学期末。我在学院里教英语。”

“是吗？”梅丽笑了，几乎松了口气。“我以前不知道，麦格丽特从未提起过……一个老师，你愿意住那所房子吗？”

“我希望如此，我很喜欢这房子，它现在是我的。”

“啊，这真好。今天晚上你来参加会议吗？”

“什么会议？”

“今年最后一次议事会会议，他们要举行投票，不过，也许你还不知道。关于是否让那排房子归到镇里的事。你应该来，这可能是争吵最激烈的事情，我看得争到午夜后的二、三点钟。你乐意和我、哈尔一块开车去吗？”

“谢谢，但是，我晚上没精神。如果我定下来去的话，就自己开车去，这样我要是熬不住就可以先走。”

我们拐过另一个街角，我刚好看到前面的松树溪。“我想回去了，”我说着离开她，“再见。”

“再见，克里斯。我还得再锻炼50多分钟。”

50分钟后，我正好在动手做我的早餐，有鸡蛋、黄油吐斯、二截腊肠，我就着佐料全吃光了。

我5星期没去看表兄杰尼了。我每月去看麦格姑妈，主要原因在于杰尼，那些年因为这个，姑妈总为我空着那间房。每月第三周的星期一，我总是从史蒂文斯到奥克伍德来，和姑妈一块吃饭，睡在我的那间房里，第二天去看杰尼。我已把课表安排得适于这每月一次的外出，而且我波

准许有自己的汽车，这样我就可以不用坐火车，也就节省了我路上花的时间。火车沿哈德逊河行驶，奥克伍德哪儿都不靠近铁路。

杰尼比我大一岁，大约是在姑妈和姑夫婚后15年生的。他出生那天晚上正是姑妈40岁生日，出生时难产。他是个温柔可爱的男孩。别人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医生、律师或学校老师，而杰尼永远不会。小时候，我觉得他和我认识的孩子不一样，妈妈用寓言的方式向我作了解释。对于姑妈和姑夫来说，杰尼不是一个寓言。他们爱他，而他同样是个累赘。他从来离不开人。到了一定年龄后，他也离不开保姆。差不多10年前，威廉姑夫去世后，麦格姑妈再也沒辦法了。她流着泪把杰尼送到一个叫格林威楼的福利院，离奥克伍德10来里路。但是，可喜的是杰尼喜欢在福利院。

午饭后，我开车出发了。我已经换上了格呢衬衫式裙子，早上穿的运动鞋也换成了便鞋。我打开衣柜的时候，黄丝绸裙子似乎在召唤我，但我还是没穿它。看我表兄杰尼不需要穿丝绸衣服。

格林威楼是一所老医院的厢房，几年前，为了这里的居住者装修过了，而现在实在需要重修了。我把车停在探视人员停车场，向大门走去。随着我走近大门，一种焦虑般的感觉突然袭来。我从未穿过自己的衣服进过那道门，那儿的工作人员从未称呼过我的名字。我想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出修道院后第一次探视推迟了。没有理由等到今天才来看杰尼。实际上，既然姑妈死了，我就打算象姑妈那样常来看他。

我按了门铃，等人开那个沉重的门。来人是一位助手，叫克莱瑞斯。

“你好，”我说。“我来这儿看我的表兄杰尼威尔斯。”

她古怪地看着我，我觉得有点内疚。“他已经起床了，在他的房间里，你知道房间吗？”

“当然，谢谢你。”我逃也似地躲开她疑惑的目光，走上了楼梯。

杰尼房间的门开着，我站在门口看了他片刻。他正坐在桌子边，桌上放着他收集的小汽车。从我记事起他就收集小汽车，我书包里就有一辆为他新买的，我每次来看他，总是这样。他小心地移动着小汽车，谨慎地把它们接起来，然后挑两辆一个跟着一个地在想象的路上奔驰。

“你好，杰尼。”我说着走进他的房间。

刹那间，他愕然，寻声一看，他目光尖锐，一看到我，他突然笑了：“吉克斯。”我觉得泪水夺眶而出。

有个人，可能是我母亲，在我们很小的时候，曾试着让杰尼说“克里斯，”他发不出这个音，就变成了“吉克斯”，这成为我最亲密的朋友永远留给我的绰号。当我第一次穿着修女服来看他时，杰尼吓得拒绝见我。他不能将这个穿着修女服的人与他的表妹联系在一起。我曾经摘下我的面纱给他看，证明我就是他表妹，但他仍不相信。有时他会问吉克斯在哪里。我到底在哪儿，这对我来说已很清楚，对他来说却糊涂。

“吉克斯在这儿了。”杰尼说，他高兴地站起来。

“当然。”我过去拥抱他。

“妈妈在哪儿？”

“妈妈去天堂了，杰尼。我们上次不是在这儿说过吗？”

“不记得了。”

但是他记得，他只是不想这是真的。我们坐下来了，他坐在那张桌子边的椅子上，我坐在安乐椅上。

“我有点东西送你。”

“一辆汽车？”他又高兴起来。

“一辆特别的汽车。”我从包里把汽车翻出来交给他。

他看看，摸摸，又玩起来。然后，我们的往来又确定下来。

一小时后，杰尼陪我下楼。我知道很多住在这儿的的人的名字，我停下脚步和他们打招呼，最后，他们和杰尼一样习惯了我。在楼下，我遇到了拿着扫帚、簸箕的管理员。

“你好，亚历克斯。”我停下脚步说。

他眯起眼，当我想告诉他我是谁时，他说：“你看上去象以前常来这儿的爱德华修女。”

“我是爱德华修女，我已经离开修道院了，亚历克斯。我现在是克里斯蒂尼·贝涅特。”

他继续点着头说：“你看上去的确象爱德华修女。”

“我……”

他打断我说：“你也是杰尼的表妹？”

“杰尼，你有不少的表妹，”亚历克斯说，但是，杰尼没注意。

“从现在起，我要定期来看杰尼，”我告诉亚历克斯说，“我相信还会见到你的。”

“你见到我们的著名杀人犯了吗？”亚历克斯大笑着问我。

我奇怪我是否听错了。“你说著名的什么？”

“那边，那个可怜的老头，捅了好大的漏子。”他指着壁炉附近的一个安乐椅说。

一个灰发男子坐在椅子上，轻轻地摇着，他眼睛看着地面。

“再见，吉克斯。”杰尼说，他认出一帮人，便走了过去。

“再见，”我在他身后说。我转过头，“你说那边那个老头……”

“杀了他母亲。是刺死的。”亚历克斯耸耸肩说。“那是他们说的。我一点不信。他真是一个好老头，自己坐着，不打扰别人。”

“看来他是无辜的，”我的好奇心被激起来，“他叫什么？”

“詹姆斯。不要打扰他或和他谈话，他不会回答的，只是问你他兄弟在哪儿？”

“他兄弟在哪儿？”

“我不知道。”

“下次见，亚历克斯。”

我走到能看见詹姆斯的地方站下。他头很大，头发灰白，随着他的摇动，头发也轻轻地动着。我认为我看到他的唇在动，但什么也听不见。

我搬把椅子放到詹姆斯坐的地方，“你好，詹姆斯。”我说。

即使他听见我的话，他也不理会，他摇动的节奏不变。他摇着。现在，我肯定他的唇在动，象修女静静祷告。

“你在这儿住的时间长吗？”我问他，“我不记得以前见过你！”

“你知道我兄弟在哪儿吗？”他问，说得很快，头没动。

“不，我不知道，你兄弟叫什么？”

又摇起来。

“如果你告诉我他的名字，也许我能找到他。”

他不再摇了，但没有别的变化。

“我下次来看我表兄杰尼时来看你，”我说，“好吗？”我站起身，拿起手提包。

詹姆斯哼了一声，我停下来，“你要说什么？”

“罗伯特”，他没摇动，眼睛仍然盯着地上的某处。

“罗伯特是你兄弟的名字吗？”

“罗伯特”，他重复说。

“谢谢，詹姆斯，如果我找到他，我会来看你的。”

我还没到门口，就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在叫：“爱德华修女。”

我转过头，发现格林威楼的院长站在我面前，“麦卡艾尔宾夫人。”我伸出手。

“你是爱德华修女吧！”她握着我的手，犹豫地问。

“是克里斯蒂尼·贝涅特。本月初我离开了修道院。”

“我明白了。你是否能进我的办公室小叙。”我跟她走进她又有吸引力、又舒服的办公室，坐在一张椅子上。她在她的办公桌前坐下。她是一个漂亮的妇人，一头硬发。

“我知道你接替了杰尼的监护人。”她说。

“是的。”

“请允许我说我真高兴。除了你，不会有更关心他的监护人了。”她微笑着，而我想知道她邀请我进屋的原因。既然我已是表兄的监护人，那么她一定想告诉我杰尼犯了错或问询治疗方面的变化。“委托人说可以在奥克伍德的威尔斯夫人的家里找到你。”

“我姑妈把房子留给我，我想就住在那儿了。”

“你是从奥克伍德来的，与威楼有联系的人。”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事值得一提，于是我傻笑着等待。

“你肯定知道我们的计划吧？”麦卡艾尔宾夫人说。

“什么计划？”

“我们计划把格林威楼迁到奥克伍德。那有一所不错的

房子，我们期望能因我们的特殊需要重修一下。”

我吃了一惊。麦格姑妈那些年每次看杰尼要坐几次公共汽车，而现在，杰尼将回到奥克伍德。“太好了”，我说。“杰尼离我就近了”。

“不过，得奥克伍德议会批准我们才行”。

“他们为什么不批准？你们不吵闹，不大声演奏音乐，不开通宵舞会。你们甚至不用学校。”

麦卡艾尔宾夫人忍不住地微笑着。“我看是修道院生活使你与现代社会生活隔绝了。没人想和象格林威楼里那样的人做邻居和街坊。人们认为我们这儿的人是潜在的暴力，其他方面没有足够的医学证明证实他们。在我们这里有反对的专门的例证。”

“那是什么？”

“我们这有一个新来的人，詹姆斯·塔列，由于一次暴力犯罪，对他的责备没完全消除。”

“我遇到你之前，我还和詹姆斯说话了。”

“和他说话吗？”她温柔的声音令人难以置信。

“一句话，他被怀疑干什么事了？”

“杀了他母亲。”

“他在这住多久了？”

“差不多三个月。他曾被监禁在一个极秘密的福利机构将近40年。如果他以前有危险，监禁那么长时间，他不再有危险了。”

“他告诉我他有一个兄弟。”

“双生兄弟，罗伯特。他们都被称为‘愚蠢的博士’，尽管詹姆斯不再是‘博士’。曾有一段时间，他们有杰出的能

力。但是詹姆斯很早以前就失去了。”

“詹姆斯真的杀了他母亲吗？”

“永远也没人知道，也许是詹姆斯，也许是他的兄弟干的，也许是他们一起干的，更有可能是一个闯入者干的。发现塔列夫人尸体时，现场都早已被这孪生兄弟破坏了。”她意味深长地停了一下。“好几天都没发现尸体。你可以想象那房子里有多乱。”

“是的。”

“而假定这孪生兄弟犯罪是方便而有利的。修女……贝涅特小姐”。麦卡艾尔宾夫人目光越过桌子坚定地看着我，而我知道我们这次闲谈事出有因。“格林威楼需要的帮助，实际上，是铤而走险的。我们尽我们各种努力劝说奥克伍德镇接收我们。在我们这里住的一个人，其父亲的广告公司为我们提供一些服务，目的是让我们给镇内的每一位居民做知识性讲座，我们举办了一个问答晚会，它开始进展顺利，后来被一群吵吵嚷嚷抱有敌意的人取而代之，我们的工作失败了。议会今晚最后投票。我不再知道我们安身何处。我想怕是投票为时过早。既然你是奥克伍德居民，你可以为我们说话。几位很好的人也准备这样做，这样我们可以利用别人的呼声。”

“我很高兴能为你们说话。我真庆幸你把这些告诉了我。”

麦卡艾尔宾夫人板着的面孔露出笑容。她站起身，绕过桌子走来，她把我的右手用双手捧起来。

“谢谢你。太感谢了。我们真的需要那所房子，那儿有格林威楼需要的一切，里面的空间，外面的场地。我祝福

你，贝涅特小姐，”

我站起来，握着她的手，有一阵，我想她可能亲亲我。

我说：“我将尽最大努力。”

“那正是我们所求的。”

奥克伍德议会的会议从8点开始。我提前半小时开车到达，会场早已挤起来。停车场已停满车，而热哄哄的房间里，前排已经座无虚席。我在前面第四排找到一个椅子坐下来。

8点之后，市长宣布会议开始，整顿了一下会场秩序。到那时，每个座位上都有了人，少数人在走廊站着。这个房间没有空调装置，但是一位妇女在这个大房间的前后放置了几台风扇吹起来。真庆幸我还穿着衬衫裙，要不我得中暑。

开始，举行了几个必须的仪式，而当时间用于宣读、审议和考虑某些相当烦人的旧事情时，我觉出旁听的人不耐烦了。最后，约9点55分，市长宣布了主要议题。

“我们面临一个问题，”他说，把纸往这边移了一下，仿佛他不能确切记住是什么问题了，“批准著名的格林威楼联合会买中央大街411号，有名的奥里德利奇地产，与奥克伍德镇通过的条律第703款不符。”他抬起头，嘴还在动。“有什么反对或同意的意见吗？”

很多手举起来，人们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喊：“是的，这是正确的”，使我吃一惊，似乎在座的每个人都有说的。我第一个反应是幸好我下午打了个盹，我希望这使我在开这通宵会的时间里一直保持清醒。

市长指定在前排的一个男人。“为了记录，请说出你的